

落月

著 克 貝 因 坦 斯
譯 棋 尊 劉



行印 社版出外中

月

落

行印 社版出外中

上午十點四十五分，一切都過去了，全城已經被佔領；防守的人們被敵人打敗；侵入者打這一次仗，準備得周詳縝密，和他們過去打的比這更大的仗一樣。這是禮拜的軍隊，一共十二個士兵，都不在這裏。很有人緣的百貨店老闆柯列爾先生捐出好幾件獎品給一個在六英里外山林中舉行的射擊比賽。守城的兵士，身材高大，沒有攜帶什麼裝備的小夥子們，走到半路上，忽然聽見飛機的聲音，遠遠的看見許多降落傘，於是掉轉身子，一步當兩步地趕回城來。當他們走到時，侵入者已用機關槍把馬路封鎖了。這些吊兒郎當的士兵本來祇有很少一點戰爭的經驗，更沒有任何失敗的經驗，就用他們僅有的步槍向人家開火。機關槍達達的響了一會兒，六個兵便挾着步槍逃到山裏去了。

到了十點三十分，侵入的敵軍軍隊在城裏的廣場上突起了悠揚的音樂，而市民却矗立在那裏，嘴裏微微的張開，呆視着那些帶着灰色鋼盔，挾着手提機關槍的人們。

十點三十八分，死在機關槍亂彈之下的六個兵也埋葬了。降落傘都摺疊起來。那一營外國兵已在碼頭旁邊柯列爾先生的堆棧門口貼出宿營的條子，而這堆棧的架子就是足夠這一營兵睡眠的軍用床，上面還有現成的毯子。

十點四十五分，老市長奧爾登接到一件正式的通知，懇求他讓見侵入軍司令官薩薩上校，據見的時間定為十一時正，就在市長的五間房子的公館裏。



公館的客廳是一個很溫馨而且安逸的所在。鋪有舊花墊子的高背鑲邊靠椅，在兩邊排列着，好幾聽差太多，都沒有事情做的樣子。壁爐架上，兩邊擺着圓肥的古瓶，中間放着一座很大而有曲線的瓷時鐘，上面綴着一羣玲瓏可愛的小天使。牆壁上的掛圖却有着很多高大得驚人的，姿態忠勇的大狗，守護着受了驚的孩子們。對於一個小孩子，祇要得到一條大狗，無論是水災，火災，或是地震，都不會殃及到他身上的。

壁爐的旁邊坐着老年的醫生溫特爾，留着短鬚，樸素而安祥；他是全城知名的歷史家和醫生，他注視着市長的身邊用人若瑟夫。若瑟夫正走來走去，察看那些鑲邊的靠椅自從他上次安放好以後，是否有人移動過。

「十一點鐘了嗎？」溫特爾大夫問道，「若瑟夫，那麼他們到這裏了，那些守時刻的人們。」
若瑟夫沒有聽見似地說：「是的，大夫。」

「時間和機器——。」

「是的，大夫。」

「市長在做什麼呢，若瑟夫？」

「正穿衣服，準備接見那個軍官哪。」

「可是你爲什麼不幫他穿呢？他自己會穿錯了的。」

「太太幫他穿呢。太太要他穿得越神氣越好。」

廳門的玻璃窗外，有一副帶着鋼盔的面孔向裏面張望，同時門上發生一陣敲敲打打的聲音，好像

有些溫暖的光從客廳中逝去，一些灰黯的陰氣衝了進來。

溫特爾大夫抬頭看了看鐘，說：「他們來得早呵，讓他們進來吧，若瑟夫。」

若瑟夫走到門口，把門打開。一個士兵跨步進來，穿一件長大衣，提着一枝手提機關槍。他左右張望一下，然後站到一邊去。一個軍官跟在他後面，立在門口，這個軍官注視着溫特爾大夫，說：「先生，你就是奧爾登市長麼？」

溫特爾大夫笑了笑。「不，不，我不是。」

「那麼，你是一個職員？」

「不，我是本城的一個醫生，而且是市長的一個朋友。」

「奧爾登市長在那裏？」

「正在穿衣服接待你。你就是那位上校麼？」

「不，我是班第克上尉。」他鞠躬下去，溫特爾大夫也輕輕彎了腰向他還禮。「先生，依照我們的軍事規則，我們要在指揮官走進一個房子以前，先搜查搜查武器。這並沒有侮辱的意思。」說着，他回過頭去喊一聲，「班長！」

那位班長很敏捷地走到若瑟夫身邊，兩隻手在他的衣袋裏亂搜一陣後說：「沒有什麼。」

班第克上尉向溫特爾大夫說：「我希望你原諒我們。」於是那班長又走到溫特爾面前，拍了拍他的衣袋。他的手突然停放在他的上身裏面的口袋裏。他往裏探了一下，立刻取出一個平滑的黑色的皮盒，回手交把班第克上尉。班第克上尉打開小盒，看見裏面祇有幾件簡單的外科用具。他又把盒子

蓋好，交還給溫特爾大夫。

溫特爾大夫說：「你看，我是一個下鄉的醫生。有一次我不得不用菜刀施行割除盲腸炎的手術。從那次以後，我總是隨身帶着這一套用具。」

班第克下尉說：「我相信這裏有些軍火吧？」他打開了一本從自己衣袋中取出的小皮書。

溫特爾大夫說：「你們真精細。」

「是的，我們在本地雇的人已經做了好久的工作了。」

溫特爾大夫說：「大概你不會告訴我他是誰吧？」

班第克說：「他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我想說出來也沒有任何妨害。他的名字叫做柯列爾。」

溫特爾大夫吃一驚地說：「喬治，柯列爾嗎？怎麼？不可能吧！他爲本地做了不少事。怎麼，甚至今天早晨山裏而舉行的射擊比賽，他還捐了獎品的。」一面說着，他的眼睛卻開始顯着知得了發生過的事情的樣子，他的嘴慢慢地閉攏起來，自思自語地：「哦，我曉得了，所以他要舉行那射擊比賽！是的，我曉得了。可是喬治。柯列爾——乍聽起來真是不可能！」

左邊的門打開了，奧爾登市長走進來。他穿的是市長正式的晨禮服，一條在職的金鏈圈滿在他的頭上，他的銀白的頭髮將纜梳過，現在還不願倒下，擰扎着要再度自由地立起來。他的夫人從他的後面走出來，短小身材，滿面皺紋，但很堅強挺直。她一眼看見班第克上尉。

「哦，這位是上校嗎？」

班第克上尉說：「不是，太太，我不過是爲上校佈置一下罷了。班長！」

那位班長這時已把屋裏所有的墊子翻轉過來，察看了掛圖的背後；一聽到班第克呼喚時，他立即走到奧爾登市長身邊，向他的衣袋裏摸索。

班第克上尉說：「請原諒他，先生，這是規矩。」

他又翻開了他手中那本小書，看了看，「閣下，我想你們這裏有軍火。兩件吧？我相信。」

奧爾登市長說：「軍火？你說的是槍砲吧，我想。是的，我有一枝砂槍和一枝遊戲的步槍。」他辯解着說：「你知道，我已經不再怎麼樣多打獵了。我常常想去打，可是到了獵季，我又不去了。」

班第克上尉固執着問道：「這些槍在那裏，閣下？」

市長用手擦一擦自己的頰，試想道：「這個，我想——」他轉過頭看着他的夫人。「那些東西不是在臥室裏的立櫃後頭和手杖放在一遭兒？」

太太說：「是呀，那個櫃子裏件件衣裳都有一股油腥氣。我以為你已經放到別處了。」

班第克上尉叫一聲「班長！」那班長就迅速轉身到臥房去。他不久走出來，手裡拿着一枝雙筒的砂槍，和一根很好看的遊戲步槍。

「這是一件不愉快的任務，對不起！」班第克說。「現在完了，謝謝你，閣下，謝謝你！太太。」

他轉過身去向溫特爾大夫略鞠躬一下。「謝謝你，大夫。藍薩上校立刻就來。再見！」

於是他走出廳門，班長隨在他的後面，一隻手拿兩枝槍，另外一枝手提機關槍放在他的右臂上。市長夫人用她的手指擦了擦一張桌面，看上面有沒有灰塵。「我希望我們能夠知道究竟要來多少

軍官，」她說。「我不知道應該招待他們茶，還是一盃酒。我們還不是應該守住文明的規矩嗎？」市長深沉地注視了她一會兒，他的聲青很尖銳。「夫人！我想請你同意，我們不要拿酒出來，今天早晨這個城裏有六個小夥子給殺死了。我想我們連早餐都可以免了能。」

他轉向溫特爾大夫問道：「大夫，你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嗎？」

「不多，」大夫說。「我想不過二百五十人，可是他們都帶着那些小小的機關槍。」

「全國別的地方不知怎麼樣了？」

大夫把他的肩頭聳了一下，又放了下來。

「什麼地方都沒有抵抗嗎？」市長失望地說。

大夫又聳了聳肩頭。「我不知道。電線都給切斷了，不然就是給他們奪去了。根本沒有消息。」

奧爾登市長解了他的大衣鈕扣，取出錶來一看，又放進懷裏去，重新把大衣扣起。有一個鈕子扣得太高了。夫人走近他的身前，給他扣正過來。

溫特爾大夫問道：「什麼時候了？」

「十一點五分。」

「有時間觀念的人們！」大夫說。「他們會準時來的。你要不要我走開？」

市門作出驚訝的樣子。「走開？不——不要，請在這裏。」他輕鬆地笑了笑。「我有一點害怕，

他歉然地說。「不，不是害怕，我不過有點神經過敏。」他又悵悵地說：「我們從來沒有被人征服過，這樣久了——」他突然停住嘴傾聽外面的聲音，由遠而近，一陣軍樂，像是進行曲，響過來。

不久，門口就有人輕輕地敲打，約瑟夫走過去開門。一個灰色的人形，帶着鋼盔和皮手套，在門口出現。

「藍薩上校向諸位致意。藍薩上校請求會見閣下。」

約瑟夫把門完全打開。帶鋼盔的那個人肅然走進客廳裏面，把房裏左右張望一遍，然後靠一邊站住。「藍薩上校！」他高聲說。

第二個帶鋼盔的接着走進來，肩頭上嵌有表明他的階級的肩章。他的身後跟進來一個相當矮小，穿青色商人服的男子。至於藍薩上校，那是一個中年軍官，黯淡中顯着冷肅，很疲敝的樣子。他有一副軍人的寬闊肩膀，可是他的眼睛缺少普通軍人所有的那種呆直的神情。靠在他旁邊立着的那個矮小男子是個禿頂，紅頰，有一對小黑眼珠，和一張敏感的嘴巴。

藍薩上校脫了他的鋼盔。他匆匆地鞠躬一下說：「閣下！」他又向夫人鞠躬，「夫人！」接着道：「弟兄們，請把門關上！」

藍薩遲疑地看了看大夫，於是奧爾登市長說：「這是溫特爾大夫。」

「是一位官員麼？」藍薩問道。

「一位大夫，而且我還可以說，是當地的歷史家。」

藍薩淺淺地彎一彎身子，轉向和他同來的伙伴。「我想你們都知道柯列爾先生的吧。」他說。

市長說：「喬治、柯列爾嗎？我當然知道他。您好嗎？喬治？」

溫特爾大夫突的插嘴進來。他很莊重地說：「閣下，我們的朋友，喬治、柯列爾！你把本城安排

得好好地讓人侵入。我們的恩人，喬治、柯列爾！你把我們的兵士騙到山林裏面去。我們席上的佳賓，喬治、柯列爾！你把本城的每一件武器都開了一個清單。好朋友，喬治、柯列爾！

柯列爾怒不可遏地說：「我照我相借的繳！這是一件光榮的事！」

奧爾登的嘴微微地張開。他有些茫然。他不知所措地看了看溫特爾，又看看柯列爾。「這是不確的！」他說。「喬治，這是不確的！你會同我一起喫飯。怎麼，你還幫助我計劃過醫院的事呢，這話決不確實！」

他一動也不動地把眼睛注視柯列爾，而柯列爾却懷有敵意地向他望過去。大家沉靜了好久，然後市長的面孔慢慢地緊張起來，變得很嚴肅。他轉向着藍薩上校說：「我不願意同這位先生在一起談話！」

柯列爾說：「我有權利在這裏！我也是一個兵士，和他們一樣。不過我不穿軍服罷了。」

市長重複說：「我不願意在這位先生面前談話。」

藍薩說：「那麼，你可以讓我們在這裏，不用管了吧，柯列爾先生？」

而柯列爾說：「我有權利在這裏！」

藍薩放粗聲音重複道：「現在你可以不用管了，讓我們在這裏，柯列爾！你比我的官階還高嗎？」

柯列爾怒氣衝衝地看了市長一眼，然後匆匆的走出。溫特爾大夫暗地裏笑了笑。

這時，市長的廚司安妮，一位頭髮蓬鬆紅眼睛的女子，在門口露出一副憤怒的面孔。

「太太，有好些兵在我們的後門口」，她慌張地說。「老是站在那裏不動。」

「他們不會進來的，」藍薩上校說。「這不過是軍隊的規矩。」

夫人冷峻地說：「安妮，你要有什麼話說，讓約瑟夫傳進來。」

「我不知道，不過他們是想走進來的。」安妮說：「他們開了開咖啡。」

「安妮！」

「是，太太，」說着，她退了下去。

藍薩說：「我可以坐下來嗎？我們很久都沒有睡覺了。」

市長倒像剛睡醒似是地，「當然，請坐！」

藍薩看了看市長夫人，她也坐下了，於是他困倦的輪在椅子上。奧爾登市長站在那裡也一動不動，好像還在半作夢似地。

藍薩上校開始了。「我們要盡我們所能的，好好住下去，先生，你看，這簡直和作一回生意一樣，說什麼別的，都不像。我們需要這裡的煤礦和海濱的漁業，我們要努力好好過下去，麻煩越少越好。」

市長說：「我得不到一點消息。全國別的地方怎麼樣？」

「全拿到手了，」藍薩上校說：「這是計劃好了的。」

「什麼地方都沒有抵抗嗎？」

藍薩上校憐憫地看着他說：「我希望沒有。要是有，不過白流血罷了。我們是很小心計劃過

的。」

奧爾登堅持要弄個明白。「但是，還是有抵抗的，是不是？」

「是的，可是抵抗簡直是悲慘而且是傻瓜。所有抵抗的人現在都完結了。就全體人民說來，倒是
很平靜的。」

溫特爾大夫說：「老百姓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哩。」

「他們慢慢的發現出來了，」藍薩說。「他們不再那麼傻瓜了。」他咽下一口水後聲音變得輕快了。「好了，先生，我們非開始工作不可了。煤炭是必需從地下挖出來，用船裝走的。我們有技師，但是當地的人還得照樣在礦場上工作下去。這意思明白嗎？我們不願意苛刻。」

奧爾登接着說：「是的，够明白了。但是萬一老百姓不要在礦上工作呢？」

「我希望他們要工作下去，因為我們必須得到這裡的煤炭。」

「但是如果他們不，又怎麼樣？」

「他們非作不可。他們都是奉公守法的人民，他們不願意麻煩。」藍薩上校等着市長的回答，但市長一句話都不說。「你看，不是這樣嗎？」

奧爾登把他的鏈子揉了兩下。「我不知道。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政府之下是奉公守法的。在你們的政府之下，我就不知道他們會怎樣了。」

藍薩上校迅速的說：「我們要維持你們的政府。你還是作你的市長，你照樣下命令，你照樣賞罰。那樣一來，他們就不會搗亂了。」

奧爾登市長看着溫特爾大夫。「你想什麼呢？」

「我不知道，」溫特爾大夫說。「看看倒有意思。我以為會有麻煩的。」

奧爾登又轉過去看藍薩。「先生，我是屬於這裡的民衆的，可是我還不知道他們打算怎麼樣。也許你是知道的。有些國家的人民接受委派下來的官長，服從他們。但是我這裡的民衆是選舉我出來的。他們挑選了我，當然也可以不要我。如果他們以為我已經投降給你們，多半他們是不要我的。」

藍薩上校說：「假如你使他們安分守己，你就替他們做了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

「是的，一件好事。你的責任就是保護他們不要受到什麼禍害，你看，我們必須專弄煤走。我們的領袖不管我們怎樣弄法；他們祇是命令我們弄到手，你必須使你的民衆工作，這樣就可以保持平安了。」

奧爾登市長說：「可是如果他們不要平安呢？」

「那麼，你就得替他們想了想。」

奧爾登又說，帶一點自驕的精神：「我的民衆不喜歡旁人替他們想。也許他們和你們的國民不一樣。我心裏很煩亂，可是這一層是可以斷言的。」

這時約瑟夫匆忙走進來，腰向前伸探着，匆匆忙忙地想說話。奧爾登夫人問道：「約瑟夫，怎麼回事？」

「太太，請饒恕我，」約瑟夫說。「閣下，請饒恕我。是安妮。老爺，她生氣了。她不喜歡那些

兵站在後門口。」

藍薩上校問道：「他們在鬧什麼亂子嗎？」

「他們透過門縫去看安妮，」約瑟夫說。「她頂恨那種事了。」

藍薩說：「他們是執行命令。」

「可是，安妮最恨人家注視她，」約瑟夫說。

奧爾登夫人說：「約瑟夫，告訴安妮當心就是了。」

「是，太太。」約瑟夫說着走了出去。

藍薩的眼睛疲倦地垂下來。「還有一件事，閣下，」他說：「我和我的參謀們可以在這裏住下來嗎？」

奧爾登市長想了一下說：「這是一個小地方，還有更大更舒服的地方呢。」

「倒不在乎那個，」藍薩說。「我們看，一個司令部若住在地方當局自己的房子裏，要平靜得多。」

奧爾登說：「你的意思是——那樣一來，民衆就以爲我們合作起來了，是不是？」

「是的，我想是那樣的。」

奧爾登不知所措地看一看溫特爾大夫，溫特爾沒有任何意見可以提出，祇是苦笑一下。

奧爾登溫和地說：「我可以拒絕這種光榮麼？」

「對不住，」藍薩說。「不行，這是命令。」

「民衆不喜歡這樣的，」奧爾登說。

「老是說民衆，民衆！民衆已經解除武裝了。民衆沒有話可說了。」
奧爾登市長搖搖頭。「你不知道。」

門外的甬路上傳來一個女人勃怒的聲音，接着是一個巴掌聲和一個男子的喊叫聲。約瑟夫倉皇地從門外跑進來。

「她用開水潑他們哩，」他說。「她真氣急了。」

門外一陣怒叱和頓足的聲音。藍薩沉重地站起來。「先生，你管不住你的用人麼？」他問道。

奧爾登市長微笑一下。「很難管，」他說。「她高興的時候，真是一個好廚子。有誰受傷麼？」
他問約瑟夫。

「水是滾的，老爺。」

藍薩上校說：「我們只要做我們的事。這是一種工程的事務。你務必要管教管教你的廚子。」

「我不能，」奧爾登說。「那樣她就會走了。」

「這是非常時期。她不許走。」

「那她就要潑水了，」溫特爾大夫在旁邊說。

門打開，一個兵在門口。「我可以拘捕這個女人麼？」

「有誰受傷沒有？」藍薩問道。

「有，官長，一位弟兄燙傷了，還有一位給抓傷了。」

藍薩顯出沒有主意的樣子，停一會說：「放了她，離開那裏吧。」

「是，是。」那兵說着走出去，把門帶上。

藍薩：「我簡直可以槍斃她；我可以鎖起她來。」

「那麼我們就沒有廚子做飯了，」奧爾登說。

他的夫人說：「對不住，我倒要去看看那些兵打傷了安妮沒有。」說完，她就走了出去。

這時藍薩又站立起來。「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很疲倦了。我非要睡覺不可。請你爲大家方便，跟我們合作。」奧爾登沒做任何答覆，於是藍薩重複說：「爲大家方便，怎麼樣？」

奧爾登說：「我不知道。民衆都莫明其妙，我也是。全城決定怎麼樣做時，也許我要那樣做的。」

「可是你是當局呵。」

奧爾登微笑一下。「你不相信我的話，但這是真的：權威是屬於全城民衆的。我不知道怎樣和爲什麼如此，但確實如此。」

藍薩懶洋洋地說：「我希望我們能信賴你。我不願意使用軍隊維持治安的方法。」

奧爾登市長沉默下來。

「我希望我們能信賴你，」藍薩再說一遍。

這時夫人從門外進來。「安妮氣瘋了，」她說。「她正在隔壁和克里斯丁談論呢。克里斯丁也氣壞了。」

「克里斯丁作廚子比安妮還要好，」市長說。

藍薩上校的幕僚把市長的小小公館的樓上作成了他們的司令部。除了藍薩外，還有五個人。亨特爾少校是一個工程師，身材矮小但骨格頗大。班第克上尉是一個有家庭趣味的男子，他喜歡狗，紅臉的小娃娃和聖誕節。他年紀很大了，可是因爲不存什麼野心，所以至今還祇是一個上尉。和他成一個對照的，是羅夫特上尉，他又太年輕一點。他這個上尉正和人們所想像的一般上尉一樣。他一切生活方式甚至呼吸，都顯出上尉的氣派來。他沒有一刻不像軍人。一種上升的心催使着他，很快地升了幾級，連許多高級軍官都怕他，因爲他知道軍人被處罰的情形，比別人都多。普拉克爾和通得爾中尉都是年青小夥子，深受當代政治學說麻醉了的大學生，相信一個最偉大的天才發明的偉大的新制度，決不會有一點不對，所以用不着再去考察它的後果。在這些青年軍官心中，戰爭到此刻爲止，不過是遊戲而已——以精良的武器和週密的計劃對付缺少武器毫無計劃的敵人，他們沒有失敗過，也沒有受到什麼損傷。

祇有藍薩上校一個人知道戰爭在長時間內究竟怎樣一回事。二十年前藍薩曾駐在比利時和法國，因而他總不願意去想他所知道的事物，——戰爭充滿了陰謀詭計，仇恨與報復，無能的將領的胡鬧，虐待、殺戮、疾病、和疲敝。

這些軍官在市長公館的樓上組成一種俱樂部的樣子，他們在那裏寫東西，讀信，喝咖啡，計劃，休息，從窗子望出去，他們可以俯瞰全城，一直望到海岸，在那碼頭上一切航行都停止了，祇有裝錄

的划子靠近來裝載上，又開出海去。

屋子的中央有一張大桌子，亨特爾少校坐在裏，用一個丁字尺和三角板畫一張新鐵路又道的圖樣。

普拉克爾把一張從雜誌上剪下來的女伶畫片拿給通得爾看。「這城裏有幾個漂亮的女孩子，真不錯，」他說。「我們住定了，什麼事都平穩地作起來以後，我就要交結幾個了。」

門打開，藍薩上校走進來。他的幕僚都向他敬禮，並不太鄭重，但頗為充分。

等他坐到椅子上休息時，普拉克爾中尉說：「官長，你看這戰事什麼時候纔完呢？」

「完？你是什麼意思？」

「我們多快就可以打勝了？」

藍薩搖一搖頭。「哎，我不知道。敵人還在世界上呢。」

普拉克爾說：「如果聖誕節前後能够平穩下來。你想可以給幾天假嗎？」

「我不知道，」藍薩說。「這種命令非從國內下來不可。你想回家過聖誕節嗎？」

「哦，希望這樣。」

「也許你們會的，」藍薩說。「也許你們會的。」

通得爾插嘴說：「戰事完了以後，我們還退出這塊地方吧，官長？」

「我不知道，」藍薩說。「爲什麼？」

通得爾說：「哪，這是一塊怪好的地方，民衆也怪好的。我們的人——有些人——簡直可以在這裏安

居下來。」

藍薩取笑地說：「大概你已發現了你喜歡的地方了吧。」

通得爾說：「我不過在這裏看見幾處美麗的莊園，如果把四五處合併在一起，安居下來倒是很快的，我想。」

「那麼，你家裏沒有田產麼？」

「沒有，官長，一點也沒有。通貨膨脹給弄光了。」

藍薩賴得和這些孩子們談下去。他說：「哎，我們還要打一仗呢。我們還要把煤弄出來。你以為我們能夠等到什麼都做完了，來在這兒蓋起莊園麼？」他的神氣變了。他說：「亨特爾，你的鋼明天就來了，這個星期你的路軌可以鋪設起來了。」

有敲門的聲音，一個衛兵把頭探起來。

「柯列爾先生想來看你，官長。」

「把他帶進來，」藍薩說。他又轉向同屋的幾個人說：「這就是那個在這兒替我們做下了初步工作的人。我們和他免不了有些麻煩。」

柯列爾進來了，兩隻手擦來擦去。他閃爍着善意的和柔媚的神情。他還是穿的那身青色的商人服，但他的頭上有一塊白的藥紗布，用十字形的膠布帶貼到頭髮的邊緣上，「早安，上校，」他說。

「早安。」上校向他打了一個手勢。「還都是我的幕僚，柯列爾先生。」

「好漢子！」柯列爾說。「他們幹得真漂亮。哦，我會努力替他們佈置過的。」

藍薩說：「你幹的也很好。不過我希望你沒有把另外那六個人打死。」

柯列爾張開隻手，很從容地說：「在這樣大一個城中，六個人不算一回事，」

藍薩嚴肅地說：「我並不是反對殺人，如果殺了人一切就無事的話。但是有的時候，還是不殺的好。」

柯列爾把那幾個軍官端詳了半天。他脫視着那兩個中尉，然後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單獨談兩句話呢，上校？」

「可以，如果你想談。普拉克爾和通得爾，請你倆出去一下，好不好？」上校又向柯列爾說：「亨特爾少校正在工作呢。」說着，他瞥見柯列爾頭上那塊綑布。「他們已經想打死你了麼？」

柯列爾用他的手指摸了一下頭上的綑帶。「這個麼？哦，這是今天早上從山巖上滑下一塊石頭碰傷了的。」

「你準相信不是人家故意拋擲的嗎？」

「那裡的話！」柯列爾說。「這裏不是強暴的民衆。他們已經忘記打仗那回事了。」

「可是，你和他們住在一起，」藍薩說。「你應該知道。」他走近柯列爾身邊。「可是，即使你平安無恙，這裡的人們和世界上到處的人民都不同，我以前參加過佔領別國的工作。二十年前我是在比利時的。」他把頭搖動一下，好像想冷靜下去，跟着又說：「你幹得不錯，我們應該謝謝你。我已把你的工作寫在我的報告裡面了。」

藍薩繼續平和的說下去。「我希望領袖明白。我希望他能懂得士兵的心理。」接着他又憐憫的說

「你做的的這是一種艱苦而勇敢的工作。你應該大大受到褒獎。」他坐下去平靜了一會兒後，又提起精神說：「現在我們必須講實際。我是在這裡負責的。我的任務就是把煤弄出去。要這樣做，我非維持治安和紀律不可，要這樣做，我非瞭解這裡民衆的心理不可。我必須預見到叛亂的危險。你明白嗎？」

「哦，官長，我能明白你想知道的事情。我想我若作了這裡的市長，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的，」柯列爾說。

藍薩搖了搖頭。「我想從今以後，你永遠也不會再明白這裡進行些什麼事情了。我想誰也不會告訴你說。我想你若沒有保鏢，恐怕很危險了。如果你肯到京城去，我是高興的，你作了很好的工作，到那裏可以受到獎賞。」

「可是我願意留在這裏，」柯列爾說。

藍薩繼續說他的好像沒有聽到柯列爾說話似地。「奧爾登市長不僅僅是一個市長而已」，他說。「他可以代表他的民衆。他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想什麼，不必去問旁人，因為他能想到他們所想的事。我祇要留神注意他，我也就知道他們怎樣了。他非做下去不可。這就是我的評斷。」

柯列爾說：「官長，我的工作所應得的酬勞總不應該是被逐出境呀。」

「是，這話不錯，」藍薩慢條斯理地說：「但是對於更遠大的工作，你現在反而成爲害物了。如果你還沒有被大家憎恨，你將來一定會如此的。」

柯列爾頑強地說：「你當然可以允許讓我請求留在這裏。等到上面正式批下來再說。」

藍薩的口氣變得嚴肅起來，他的眼睛斜睨着柯列爾。他刻毒地說：「帶起一頂鋼盔來，躲在屋子裏，夜晚別出門，而尤其要緊的，不要喝酒。不要相信任何女人或任何男人。你懂得這些嗎？」

柯列爾可憐地看着藍薩。「我以爲你還是不明白。這裏都是些純樸和平的民衆。我知道他們。」

「世界上沒有和平的民衆。你什麼時候纔明白這道理呦！我們已經侵佔這個國家！而且你用他們所叫做叛逆的方法，替我們準備一切。你難道不知道我們是和這些民衆作戰麼？」

「我們已經打敗他們了。」

藍薩厭惡地說：「我對於這些未曾經驗過戰爭，裝作什麼都知道的人，已經厭倦了。」他用手抵住自己的頰說：「我還記得在比利時京城布魯塞時，有一個矮小的老太婆——和美的臉龐，銀白的頭髮，一雙雖老而仍很滑潤的手。她常常用一種顫動的甜蜜的聲音唱我們的國歌。」她又把手懶洋洋的放下來，好像睡着了似地。「我們不知道他的兒子已被槍斃了，」他說。「當我最後槍殺她時，她已經用一根長的黑的頭針刺死十二個人了。這根針我還放在我的家裏呢。那個上面有一塊琥珀的扣子，扣子上鑲一隻小鳥，又紅又藍，很好看。」

柯列爾說：「你們爲什麼殺死她呢？」

「當然我們要殺死她。」

「那麼以後就沒有暗殺的事了？」

「不，暗殺一點也沒有停止。而且當我們最後撤退的時候，老百姓割了士兵的小腿，燒死一些人，還把一些人的眼睛挖出，有一些士兵竟被他們釘死在木板上。」

柯列爾大聲說：「上校，說起來這些都不是好事。」

「哼，腦子裏記着都不是好事，」藍薩說。

柯列爾說：「如果你害怕，就不應該帶兵——。」

當他說話時，樓梯上有腳步聲；門打開了，羅夫特上尉走了進來。羅夫特身子筆挺，神情冷峻。他敬禮過後說：「報告官長，發生亂子了。」

「亂子？」

「我不能不報告官長，班第克上尉被人殺死了。」

藍薩說：「噢——是呵——班第克！」

樓梯上有很多人的腳步聲兩個担架兵担着一個死人，上面蓋着毯子。

兩個年青的中尉從臥室走出來，他們的嘴都微微地張開。藍薩說：「把他放在那裏吧。」他用手指着彎彎的牆脚。担架兵走出去後，藍薩跪了下去，把毯子的一角揭開，很快地又蓋好。他一面跪在那裏，一面看着羅夫特說：「誰幹的這事？」

「一個礦工，」羅夫特說。

「那麼，你報告我聽。」

羅夫特抬起頭來，鄭重地說：「我將到礦上接替班第克上尉的班。班第克上尉正要回到這裏來時，就有一個礦工要離開，不幹了。我極力制止他，他却讓着什麼他是一個自由的人。我再命令他工作，他忽然用鏟子來砍我。班第克上尉過來干涉。」他說着向那死體看了一眼。

還跪在那裏的藍薩，點了點頭。「班第克是一個好奇的人，」他說。「我想他是不喜歡多打架的。……你捉住那人沒有？」

「捉住了，官長，」羅夫特說。

藍薩慢慢地站起來，像和他自己說話似地。「你看，又這樣開始了。我們不能不殺死這個人，可是因此將造成二十個新的敵人。這就是我們唯一知道的事，我們唯一知道的事。」

城裏面，人們在街上黯然地走來走去。有些人的眼中已失去最初所有的那種駭異的光，但是憤怒之光還沒有取而代。在煤井那邊，工人們黯然地推着煤車。小商人站在櫃台後面接待顧客，但是談話祇說三兩字就不說了。

在奧爾登市長的客廳裏，壁爐中燃着一點火，燈是開着的，因為外面天色灰暗，空氣中有霜。市長和溫特爾大夫站在火爐前談話。屋子中間有一張大的四方桌，椅子直挺挺地擺在兩邊。

「我不知道我還能作多少日子市長，」奧爾登說。「有許多事是我不懂的。」他指着那桌子。「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一定在這裏舉行審判。他們要審問用鎗子砍死那個傢伙的阿列斯。摩爾登。你還記得阿列斯嗎？他有一個小小的漂亮的老婆，叫做萊莉的？」

「我記得，」溫特爾說。「她一向在國民小學校教書。哦，我猜想阿列斯殺死的一定是個軍官，這倒不錯。誰也沒有懷疑過這事。」

奧爾登市長苦苦地說：「沒有人懷疑。可是他們爲什麼還要審問他呢？他們爲什麼不索與槍斃他呢？這不是懷疑的事。他們爲什麼要審他——而且在我的家裏審他？」

溫特爾說：「依我猜想，這是給人看看罷了。這是有一點意思的：如果你造成一件事情的形式，人們會對這形式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在你的家裏，他們認爲這裏是主持公道的地方——。」

這時有人開門，把他的話打斷了。一位青年女子走進來。她大約三十歲，生得眉目清秀。她很快地說：「先生，安妮教我一直走進來的。」

「哦，當然，請進來，」市長說。「你不就是茉莉，莫爾登嗎？」

「是，先生，我就是。他們說阿列斯要在這裏受審，並且要槍斃。」

市長低下頭去，向地板上看了一下，茉莉却繼續說：「他們都說你要判他的罪。你說一句話就會送他的命。」

市長向上一看，頗爲吃驚。「這是怎麼回事？誰說的？」

「城裏的人。」她筆挺地站在那裏，一半懇請，一半要求地說：「你不會那樣做的吧？會嗎，先生？」

「人民怎麼會知道連我自己還不知道的事？」

溫特爾大夫說：「這是一個煩惱過全世界統治者的謎——人民怎麼會知道。」

「阿列斯不是一個殺人的人，」茉莉說。「他性情急躁，可是從來沒有犯法過。他是一個人人尊重的人。」

奧爾登市長把手放在她的肩頭說：「阿列斯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了。我認識他的父親……」

「你不會判阿列斯的罪吧？」萊莉打斷他的話。

「不會，」他說。「我怎麼能够判他的罪呢？」

「人們都說你會的，爲了維持秩序。」

奧爾登市長站在一張椅子後面，用手緊緊地握住椅背。「不會的，」他說「我決不判他罪。他沒有對我國的人民犯罪。」

這時萊莉有些躊躇了。她說：「是他們要——殺死阿列斯吧？」

奧爾登注視她，一面說：「親愛的孩子！我的親愛的孩子！」

她仍然站得筆直。「謝謝你。」她突然轉過身去，走出去了。

她將將關上門，若瑟夫就走了進來。「老爺，請原諒我，那個上校要想看您。我說你正在忙。我知道她在這裏。還有，太太也來看你。」

奧爾登說：「請太太立刻進來。」

「我不知道怎樣管一個家，……」她張口說。

「少說話！」奧爾登說。他的夫人驚異地望着他。「莎拉，我要你去阿列斯。奧爾登的家裏。你明白嗎？我要你和他的太太萊莉作伴，她是需要你的。不要多說話，祇是和她的作伴。」

太太說：「我還不知道家裏有多少事要做呢？——」

「莎拉，我要你去伴萊莉。不要離開她。現在就去。」

她慢慢地領悟了。「好吧，」她說。「好，我去。什麼時候纔完得了呢？」

「我不知道，」他說。「時候到了我還要派安姆來的。」

她在他的頰上輕輕吻了一下纔走出去。奧爾登叫道：「若瑟夫，我現在可以看見上校了。」

藍薩走了進來。「早呵，市長，」他說。「我希望單獨和你談兩句話，」這時溫特爾大夫走出門外，藍薩很有禮貌地等着他關好門。「我簡直說不出來我對這件事是多麼難過。」

奧爾登市長沒有開口，藍薩却繼續說：「先生，我喜歡你，我尊敬你，但我有一個任務必須達成。你一定能承認這一點的。」

奧爾登沒有回答。

「上面有一定的規章給我們遵守。這個人殺死了一個軍官。」

最後奧爾登說：「你們當時爲什麼不槍斃了他呢？那個時候就應該辦呀。」

藍薩搖了搖頭。「如果我同意你的話，對事情一點幫助也沒有。你和我都知道，懲罰的目的，主要爲的是制止未來的罪犯。懲罰的作用既然不是對於被懲者，而是對於另外一些人，所以這事就非加以擴大宣傳不可。甚至我自己都須要扮演一個戲劇似的角色。」

奧爾登轉過身去，透過窗子，注視外面黑暗的天空。「今夜要落雪了，」他說。

「奧爾登市長，你知道我們的命令是不可以收回的。我們必須把煤炭得到手。如果你的民衆不守秩序，我們就必須用武力維持秩序，」他的聲音變得嚴厲起來。「我們必須槍斃人，如果有這種必要的方法，是由地方當局實行懲兇。這樣可以使一般情況更有秩序些。」

奧爾登低聲地說：「人們竟都知道了。奇怪！」他接着把聲音放大說：「你是要我在這裏舉行一

度審判之後，判決阿列山大。莫爾登的死刑嗎？」

「是的，你如果這樣做到，你就可以免除將來許多流血的事件。」

奧爾登走到桌子邊，從它的一端拉出一張大椅子坐下。忽然之間他好像作起法官來似的，把藍薩當成一個罪犯。他用手指敲打着桌子，說：「你和你們的政府都不瞭解。在全世界，祇有你們的政府和人民幾世紀以來不斷地遭遇失敗，每一次失敗都因為你們不瞭解民衆。」他停頓了一下。「這種原則不是沒有效果的。你們和我們之間，沒有法律可言。這是戰爭。」你不知道你們終會把我們都殺死，不然，我們就通通殺死你們麼？當你們一進來時，你們已把法律破壞了，現在是另一種法律支配我們了。這個，你不懂嗎？」

藍薩說：「我可以作下去麼？」

「你爲什麼還問呢？這又是一種胡說八道。你能够命令我站起來，如果你要這樣的話。」

藍薩說：「就個人而言，我尊重你和你的職務，而且——」他說着把他的手在他的前額上放了一會兒。「你看，我所想到的，我這個上了相當年紀而且有許多記憶的人所想到的，本來無足輕重。我可以和你意見完全一致，但是那樣事情毫無補益。我在其中工作的這個軍事政治機構，有許多傾向和做法是不能加以改變的。」

奧爾登說：「可是這些傾向和做法，自從有史以來，就沒有有一次證明是對的。」

藍薩苦笑着：「我，作爲一個有相當記憶的個人，也許同意你的話，但我不是一個受記憶支配的人。那個謀殺工非公開槍決不可，因爲我們的理論是：這樣可以使別人安分守己，不在殺我們的人了。」

奧爾登說：「那麼我們不必再多談了。」

「我們還須要談下去。我們要你幫忙。」

奧爾登安靜地坐了一會兒，然後說：「我告訴你我要怎樣做。那一天使用機關槍打死我們兵士的，有多少人？」

「噢，我想不過二十個人，」藍薩說。

「好了。如果你槍斃他們，我就判莫爾登死刑。」

「你不是認真吧！」藍薩說。

「我是認真的。」

「不能這麼辦，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奧爾登說，「那麻煩所要求的事，也同樣辦不到。」

藍薩說：「噢，我知道了，恐怕結果還得要柯列爾來作市長。」他很快的抬起頭來說：「審判時你可以在這裏吧？」

「是的，我要留在這裏，讓阿列斯不至感到太寂寞。」

藍薩看着他，微微悽苦的笑笑。「我們算是辦了一件事，是不是？」

「是的，」市長說，「不過有一件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辦得事。」

「你說的是？」

「永久毀滅一個人的精神。」

雪沒有等到夜曉就降下來了。到十一點，大大的軟軟的雪片滿天飛舞，天空是完全看不見了。全城的上空懸着一片比烏雲還黑的黑暗之幕——一種陰森慘淡鬱結着的仇恨。好像有許多眼睛從垂下的幕後凝視過來，當巡邏的哨兵走在大街上時，那些眼睛便集射在哨兵身上，冷峻而陰沉。

在市長公館的客廳中，法庭正在開審。藍薩坐在首席，亨特爾在他的右邊，再右邊是通得爾，下手方坐着羅夫特上尉，面前放着一些小堆文件。對面坐着奧爾登市長，位置在藍薩上校的左手方，其次是普拉克爾。桌子旁邊有兩個衛兵立在那裏，刺刀插在鎗頭上。他兩人中間是阿列斯。莫爾登，一個身材高大，眼睛深凹的青年。他的肩膀很寬，腰臀瘦小，兩隻筋骨顯露的粗手放在自己的胸前，時而張開時而合起。

羅夫特上尉在他的面前宣讀一張文件。「命令他回去作工時，他拒絕不去，再命令他時，犯人就用他手中的煤鏟打羅夫特上尉。班第克上尉過來用身子抵擋，不料頭上遭受一擊。現在附上醫生報告一件，請問是否也要宣讀？」

「用不着，」藍薩說。「你儘可能快些報告完就是了。」

羅夫特繼續報告下去。「這些事實有我們好幾位弟兄可以作眼證。本軍事法庭認為犯人有蓄意殺人罪，故擬判處死刑。」

藍薩嘆了一口氣，轉問阿列斯說：「你不否認殺死了那位上尉的事吧？」

阿列斯苦笑了一下。他說：「我打着他，我倒不知道我竟殺死了他。」

這時奧爾登市長插口說：「幹得好，阿列斯！」他兩相互一視，像密友似的。

藍薩上校說：「你還想提出什麼解釋嗎？我想不出有什麼話可以變更這種判決，不過我們願意聽聽你的話。」

羅夫特說：「我要恭敬地提議，上校不應該那樣說話。那就表示法庭不公正。」

奧爾登無聊地笑着。上校看一眼，也笑了一下。「你還有什麼解釋？」他重覆問一遍。

阿列斯拾起一隻手作勢，另一隻也隨着拾起來，他像是心緒很煩亂的樣子，又把雙手放下。「我當時瘋了，」他說。「我的脾氣很不好。他命令我非去做工不可。可是我是一個自由人。我就瘋了，打了他一下。我想我打得他很重。祇是打錯了人。」他指着羅夫特。「我要打的是這個人。」

藍薩說：「你要打的是誰，那是不相干的。你幹了這事，心裏覺得難過麼？」他又向桌旁的人們說：「如果他覺得難過，寫在記錄上，看着比較順眼些。」

「難過？」阿列斯問道。「我不難過。他要去做工——我，我是一個自由人，我一向是沒有人管的。可是他說，我非去做工不可。」

「但是如果我們判你死刑，你不會難過嗎？」

阿列斯低下頭去，真正試着誠實地想想，然後他沉思地說：「不——我想我並不難過。」

藍薩說：「在記錄上寫：犯人深深懺悔。判決無須變更。」他面對着阿列斯說：「你知道嗎？法庭是不會胡作非為的。本法庭認定你有罪，已判決把你立刻槍斃。羅夫特上尉，我還忘了什麼事嗎？」

「你忘了我！」奧爾登突然說。他站立起來，把椅子向後邊移了一下，走到阿列斯面前。「阿列

斯，」他說。「我是你們選舉出來的市長。」

「我知道，先生。」

「阿列斯，這些人都是敵寇。他們乘我不備，用詐謀和武力佔領了我們的國土。」

羅夫特上校說：「先生，這是不許可的。」

藍薩說：「停嘴！不妨聽一聽，不然，你難道寧願看他們耳語麼？」

奧爾登繼續說。好像沒有聽見阻止他的話似地。「當他們來時，人們都莫明其妙，我也莫明其妙。我們不知道怎麼辦好。你這是第一件清清楚楚的案子，你的私忿就是衆怒的開端。我知道城裏有人說，我已和這些人一道兒幹起來了。我還能向全城民衆表明我自己，但是對於你——你却是快死的人了，我祇要你明白我。」

阿列斯垂下頭去，一會兒又抬了起來。「我明白，市長。」

藍薩說：「槍兵都預備好了沒有？」

「在外面，官長。」

奧爾登柔和地說：「你害怕嗎，阿列斯？」

阿列斯說：「是的。」

「我不能告訴你說不要害怕。我自己也會怕的，還有這些年青青的戰爭的使徒，都會怕的。」

藍薩問道：「是誰率領槍兵？」

「通得爾中尉，官長。」

奧爾登說：「阿列斯，去吧！你可以相信，這些人直到他們退出我們國土或死掉，都是不會得到安靜的，一點不會太平。你把全國的人心團結成一條心了。這是一個陰慘的知識，也是給你的一點小葬禮，但這是事實。快不會平靜的。」

阿列斯緊緊地閉住他的眼睛。奧爾登市長接近到他的面前，吻着他的額。「再見了，阿列斯，」他說。

當衛兵挾着阿列斯出去時，桌子旁邊的人都死靜地坐着。奧爾登向窗口看去，祇見有一個人很快地把白白的雪地掃開一塊地方。他注視那塊空地，眼神有些慌亂，他快快把眼睛轉向別的方面去。鎮定了一會，向藍薩慢慢的說一句：「我希望你們知道你們做的什麼事。」

「喂，」藍薩說。「我們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這是非做不可的事。」

全屋子在沉默中，每一個人都傾聽着。過了不久，外面傳來幾響槍聲。藍薩深深嘆了一口氣。奧爾登用雙手捧着自己的前額，胸中充滿了悲慟。正在這時，外面忽然發生一片叫聲。窗上的玻璃倒破到屋子裏的地板上，普拉克爾中尉的身子立刻搖曳不正。他抬起一隻手到他的肩上，一邊自己看那按住的肩頭。

藍薩跳起來，喊一聲：「真地，開頭了！你的傷重不重，普拉克爾？」

「我的肩膀，」普拉克爾說。

藍薩立即發命令。「羅夫特中尉，雪上會有脚印子的。現在我要每一個人捉一個作人質。你，先生，」他轉向市長說：「你從現在起便在我們的監視之下了，並且請你明白：我們要槍斃五個，十個

，一百個人，來抵償一條人命。」

奧爾登鎮靜地說：「一個有許多記憶的人——」

三

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度過去了。雪落下來又融了，落下來又融了，最後是落下來使堆疊起來了，這個小城的黑色建築物上都是一堆一堆的雪鈴，雪帽，屋簷上是白色的眉毛。在雪地上，有許多壕溝通到一些建築物的門口。海濱裏的煤船空地開來，裝滿了開走；但是所有的煤都不是輕輕易易從地下跑出來的。好的礦工不斷地出錯。他們都遲笨起來。機器壞了，要很長的時期纔修理得好。被征服的國家中的民衆是在慢慢的，沉默的，待機而動的復仇情緒中度着他們的日子。

鐵路上也發生了許多事件。伏兵常常猛撲到鐵路上，將鐵軌拆得七零八落。無論是什麼時候，要想開火車，非先把鐵軌視察一遍不可。人民常被槍殺，但於事無補。隔不多時便有一批青年逃跑到英國。而英國飛機不時飛來轟炸礦區，加以若干損害。炸死的人中有他們的朋友，也有他們的敵人。一切都沒有改善。隨着冬天的來臨，冷峻的仇恨，緘默而慘澹的仇恨，待機而動的仇恨，更是有增無已。食糧供應完全受了管制——祇發給馴服的人，不馴服的便得不到。這樣，人民變成了冷酷的順民。但不發食糧也有一個限度，因為一個挨餓的人是不能挖煤。不能舉起和背起東西來的。仇恨深深地藏在民衆的眼睛裏，在表皮的底下。

現在是征服者被包圍起來了，一營的官兵孤獨地陷入衆多的緘默的敵人中間。而且這些官兵永遠在思念着他們的家。他們來到他們征服的地方，做的是偵查防範的勾當，他們憎惡這些民衆，民衆也憎惡他們。慢慢地，慢慢地，征服者的心中發生出一種恐懼，一種永遠不能祛除的恐懼，就是他們永遠得不到休息或回家，甚至恐懼他們終有一天會支持不住，像野兔一般在山林裏亂竄，被民衆追逐得走頭無路，因為這些被征服者一點也沒有把他們的仇恨和緩下來。哨兵們一看到光亮，聽到笑聲，就以爲是放火，趕過去看，而等他們一走近，笑聲立刻止住，溫暖消失了，人們都很冷酷而馴服。還有那些兵，一聞到那個小館子裏有熱的食物，就走進去，命令把熱的食品拿出來喫，結果發現其中放鹽太多，或辣椒太多。

征服者的神經越來越脆弱了。他們在夜間向窗口開槍。一種冷酷的，慘澹的沉默，總是追隨着他們。不久，在一星期中有三個士兵發瘋，整日整夜間的狂呼亂喊，結果把他們送回國內去。後來士兵知道發瘋後送回國內一定要遭受「賜死」的懲罰的，而且一想起「賜死」那事，便會心驚肉戰。

市長公館的樓上，一切原來的舒適都似乎消失了。桌子上點着兩盞煤氣燈，射出強烈奪目的光，在牆上照成好幾個巨大的暗影；燈頭上那種不斷的噝噝的響聲，構成這屋中一種暗流。

亨特爾少校的繪圖版現在是無時不握在他的手中了，因爲每天發生那麼多的事件，須他一一設計作報告。他的丁字尺在版上移上移下，他的鉛筆動個不停。

普拉克爾中尉的手臂還吊着一根套在頸上的綑帶。他坐在當中那張桌子旁邊的直背靠椅上，讀着一本畫報。通得爾中尉在桌子的一端坐着寫信。他抬起頭來說一聲：「我討厭這些鬼油燈。少校，你

幾時纔能把電燈廠的機器修理好？」

「現在就應國修理好了，」亨特爾少校說。「我找到好人做這工作了。」

「你抓住那個破壞機器的人沒有？」普拉克爾問道。

亨特爾狼狽地說：「五個人中總有一個。我把五個人都抓住了。」他又打趣地說：「如果你知道方法，破壞發電機是很容易的。祇要輕輕的撥動一下，它自己就會破壞了的。」停了一會他又說：「現在應該隨時都有燈了。」

普拉克爾依然看他的雜誌。「我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纔可以解除任務，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去看看。少校，你不想回家休息休息嗎？」

亨特爾從畫板上抬起眼睛，臉上顯出失望的表情。「怎麼不想？當然。」

忽然電燈亮了，通得爾機械地走上前去，熄滅那兩盞煤氣燈。噥噥的叫聲跟着停止了。

通得爾說「謝謝上帝。那噥噥的聲音使我的神經一刻兒都不寧靜，總使我想着有什麼人在耳語似的。」他折起他寫好的信，一面說：「奇怪，再多兩封信都來不了。我在兩星期中祇收到一封信。」普拉克爾說：「也許沒有人給你寫信了。」

「也許」，通得爾說。他轉過頭去看亨特爾少校。「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是說國內——你想他們會讓我們知道麼？我的意思是有什麼不好的事，如同什麼人死了之類的。」

亨特爾說：「我不知道。」

「反正」，通得爾說，「我是希望趕快跑開這個鬼地方的。」

普拉克爾插嘴道：「我還以為打完仗後你真要繼續住在這裏呢。」然後他學通得爾的口氣說：「把四五個田莊放在一起，可以作成一個安怡的地方。……」

門上輕輕地敲響了一聲，若瑟夫拿着一簸箕煤炭進來。他輕輕走進來，把簸箕放下，一點聲音也沒有，然後再回到門口。通得爾叫住他：「若瑟夫」，若瑟夫轉過身子，不回答也不抬起頭來。通得爾又放大喉嚨喊他：「若瑟夫，有什麼白蘭地或是白蘭地沒有？」若瑟夫搖了搖頭。

通得爾立即跳起來，氣得紅漲了臉，大喊道：「回答我，你這豬！用話回答我！」

若瑟夫並沒有抬起頭來。他祇漫然地說：「沒有，先生，沒有。先生沒有酒。」

通得爾急得要瘋似地說：「那麼白蘭地呢？」

若瑟夫眼睛看着地板，還是漫然地說：「沒有白蘭地，先生」他一點也不動地站在那裏。

「你要幹什麼？」通得爾說。

「我要走出去，先生。」

那麼去吧，「你這混賬！」

若瑟夫悄悄走了出去。通得爾這時從他的口袋裏取出一條手帕把臉揩了一下。亨得爾抬起頭來看他一眼說：「你不應當讓他那樣輕易拒絕你。」

通得爾坐在椅子上，用手抵住自己的太陽穴，吞吞吐吐地說：「我要一個女人。我要回家。我要一個女人。這個城裏有一個女人，一個漂亮的女人。我老是看見她。頭髮又好看。她就住在那舊鐵舖的旁邊。我就要那個女人。」

普拉克爾說：「小心你自己。小心點你的神經。」

正在這時，電燈又突然熄滅了。全屋裏是一片漆黑，亨特爾划開一根火柴，想要點起那煤氣燈，一面嘴裏說：「我以為都弄好了。一定是漏掉了一個什麼地方。」

門緩緩地打開，羅夫特上尉走了進來，他的鋼盔上和肩膀上都是雪。他的鼻子凍得通紅，大衣領子提到差不多和耳朵一樣齊。他脫了鋼盔，用手攥了攥肩頭，「真麻煩！」他說。

「又有什麼亂子麼？」亨特爾問道。

「永遠是有亂子的。我看他們又把你的發電機幹壞了。不過，我這回可把礦上的事暫時整頓下來了。」

「你又有什麼亂子？」亨特爾問道

「噯，還不是那回事——怠工一次，一輛火藥車毀了。不過這回我看見那個搗亂的人了。我一槍打死了他。少校，這回我可有法子治他們了。我不能餓着這些人，要不然他們就不能做工，但是如果煤不挖出來，他們的家屬就不能領口糧，我們要令工人們在礦上吃飯，他們休想到家裏去分着吃。這麼一來，不是可以治一治他們了嗎？他們非做工不可，不然他們的妻子就得餓死，我將才已經告訴他們這話了。」

「他們說什麼呢？」

羅夫特的眼睛兇狠地縮小下來。「說什麼？他們從來說過什麼的？沒有！什麼也沒有說！但是現在我們要看煤挖得出來不。他說下大衣，抖了一抖，忽然他的眼睛垂下去，注視到門邊上關閉一條

縫。他輕輕走到門口，一下子把門拉開，又很狠地關上，「我記得我進來時把門緊緊關上了的，」他說。

「是呀，你是緊緊關上了的，」亨特爾說。

普拉克爾仍在翻閱着他的畫報。「我們在東邊用的真是怪物似的大砲。這樣的砲我一門都還沒有看見過。你呢，上尉？」

「我嗎？」羅夫特上尉說，「我見過。我親眼看見放過這樣的大砲。那真了不得。什麼東西都擋不住它。」

通得爾說：「上尉，你從國內得到的消息多不多？」

「有一些，」羅夫特說。

「一切都平安嗎？」

「了不得！」羅夫特說。「我們的陸軍到處都推進着。」

「英國還沒有敗下去嗎？」

「他們每次打仗都是敗的。」

「可是他們還在打？」

「就是空襲空襲，沒有什麼。」

「還有俄國呢？」

「全完了。」

通得爾固執地說：「可是他們還在打，是嗎？」

「小衝突，沒有什麼了。」

「還有俄國呢？」

「全完了。」

通得爾固執地說：「可是他們還在打，是嗎？」

「小衝突，沒有什麼了。」

「那麼我們差不多是打勝了，是不是，上尉？」通得爾問道。

「是的，我們已經打勝了。」

通得爾直直地看着他說：「你相信這事麼，上尉？」

普拉克爾打住了他的話，「別讓他再切嘴了。」

羅夫特斥叱通得爾。「我不知你是什麼意思。」

通得爾說：「我的意思就是：我們不久就可以回家了，是不是？」

「這個麼，哦，整頓還是要些時間的，新秩序不會一天便實行得出來。」通得爾說：「要一輩子吧，也許？」

普拉克爾說：「別讓他再胡扯吧！」

羅夫特走近通得爾面前，說：「中尉，我不願意聽你這種發問的口氣。」

亨特爾抬起頭來說：「羅夫特，不要狠他。他厭倦了。我們都厭倦了。」

「是呵，我也厭倦了，」羅夫特說。「但是我們不許有反叛的懷疑思想。」

通得爾取出手帕，省一省他的鼻涕，好像心不在焉地嘴裏說些什麼，一會兒他又苦苦地笑起來。他說：「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想那是一個夢。」

普拉克爾說：「上尉，止住他！」

通得爾說：「上尉，這個地方是被征服了的嗎？」

「當然，」羅夫特說。

通得爾的笑聲中帶出一點歇斯迭里亞來。他說：「已經征服的，可是我們還害怕，已經征服了的，可是我們被包圍着，」他更失笑起來。「我做了一個夢——也可以說有過這麼一個念頭——在雪地上，黑黑的影子，門縫裏有人臉，帳子後面也有冷酷的臉。我們這樣一個念頭，也許還是一個夢。」

普拉克爾說：「制止他！」

通得爾繼續說：「我看見領袖發瘋了。」

羅夫特和亨特爾聽了都笑起來。羅夫特說：「敵人纔知道他怎麼樣發瘋呢。我要把這事報告到國內去。」

通得爾還繼續大笑不止。「一次一次的征服，越來越深地陷到蜜罐子裏。」他笑得塞住了自己的喉嚨，於是用手帕握住嘴咳嗽一陣。「恐怕領袖是發瘋了。大家征服的是蒼蠅紙，我們奪得了二百英里的新蒼蠅紙！」

羅夫特逐漸認清他的笑聲完全是歇斯迭里亞性的，他就走到通得爾面前，在他的臉上搥了一掌。

他說：「中尉，住口！」

通得爾的笑聲緩和了，羅夫特又在他的臉上打了一掌，他說：「不許再說，中尉！你聽得見我的話嗎？」

通得爾突然止住笑聲，屋子裏一片寂靜，祇有煤氣燈發出噤噤的響聲。

四

夜間沒有一個人在街上走，因為戒嚴令太嚴厲了。一幢一幢的房子映在白雪的背景上好像一堆堆的黑木頭似的。過了一會，有六個巡邏兵走過去，他們的靴子踏在雪地上發出沙沙的響聲。

鐵舖旁邊那座尖頂的小房子，也像其他的房子一樣，罩上了一頂雪盔，排下帘子的窗口露不出一線光亮，門是緊閉着的。但是在房子裏面，點着一盞油燈，這是一個溫暖，簡陋而舒適的房子，地板上鋪着舊的地毯，牆壁上貼着淺褐色印有舊式金花簇的紙。

桌子旁邊一張有彈簧軟墊的舊搖椅上，茉莉、莫得爾恩一個人孤獨地坐着。她正從一件舊的藍色毛衣上把毛線打拆開來，捲成一個圓球。她旁邊的桌子上放着一個將將開始織起來的東西，竹針還插在裏面的，另外有一把大剪刀。她很秀麗，年青，雅潔。

突然間她的工作停下了，眼向門口看去，傾聽着。街上有巡邏兵走過的足聲，他們的談話聲也可以模糊的聽到。聲音消逝了。她又繼續拆開她的毛線，捲到圓球上去。一會兒，她又停住手。門前有

一陣步履的聲音，接着是三下輕快的敲門聲。

「是誰？」她答應道。

一個被外套裹得緊緊的人形走進來。原來是安妮，那個市長的廚娘，紅着眼睛，披着一條又長又寬的厚圍頸。她敏捷地跳進來，好像這樣「串門子」已經串慣了似地，並且立刻把門緊緊地帶上。她站在那裏不動，鼻子凍得通紅，急促地喘息着，眼睛向房子裏四下張望一遍。

萊莉先開口，「你好呵，安妮，我沒有想到你今天夜裏來了。放下東西，坐下來暖和暖和。」

「我不坐，」安妮很緊張地說。「他們要來了。」

「誰要來了？」萊莉問道。

「市長老爺，」安妮說，「還有大夫和安得爾斯家的弟兄兩個。」安妮伸出手來，有一包東西，「你拿去，」她說。「我從那上校的盤子裏偷出來的。是肉。」

安妮打開包，是一個肉餅，便放到嘴裏了。她一面嚼一面問道：「你吃到點兒沒有？」

「這還不是我做的嗎？我每回都吃到些。」

「他們爲什麼到這裏來呢？」安妮問。

「安得爾斯家的弟兄倆個要漂海到英國去。他們非去不可了。他們現在還藏着呢，」

「是嗎？」萊莉問。「爲什麼？」

「噯，就是他們兄弟傑克，弄翻了一輛火車，給他們槍斃了。那些兵正在搜尋這一全家的人呢。你總知道他們幹些什麼的。」

「是的，」茉莉說。「我知道，坐下來，安妮。」

「沒有工夫，」安妮說。「我必須回去報告老爺說這裏平安無事。」

茉莉說：「有人看見你沒有？」

安妮驕矜的笑了。「沒有，我閃躲的工夫巧妙的很。」

「市長怎麼樣出得來呢？」

安妮大笑起來。「如果他們向屋子裏看，若瑟夫就睡在他的床上，穿着他的那件睡衣，也緊緊靠着我們的太太！」她說完又笑起來。「若瑟夫可以很安靜的睡他的覺。」

茉莉說：「他們馬上就要來了麼？」

「哦，也許再過三刻鐘，」安妮說。「我要先進來，誰也不會管老廚娘的，」她開始向門邊走去，將走上兩步又抽身轉回來，好像責備茉莉沒有恭維他兩句似地，狠狠的說了一聲：「我可還不算老呵，」說着就蹣跚出去了。

茉莉繼續了一會兒東西，然後放了幾塊煤到火爐裏。她還沒有坐回到椅子上，大門上就有敲門的聲音，她將將打開門，便聽見一個男性的口音。「我不是來加害於你的，我不是來加害於你的。」

茉莉回到屋裏，通得爾中尉緊緊跟着她進來。茉莉說：「你是誰？你不能進到這裏來。你要什麼？」

通得爾中尉穿着他的灰色大衣。他脫下鋼盔，央告似地說：「我不是加害於你的，小姐。我不過想談談，就是談談罷了。我想聽你談談。此外我什麼都不要。」

「你是不是要強迫我作什麼？」茉莉問道。

「不是，小姐，僅僅請你讓我坐一會兒，我就走。就是一會兒。我們不能把戰爭忘掉嗎？僅僅一會兒。我們不能像人一樣地一塊兒談談嗎？」

茉莉注視他很久，然後她的嘴唇上纔現出微笑。「你不知道我是誰吧？」

通得爾說：「我在街上看見過你。我知道你很可愛。我知道我想和你談談。」

茉莉依然微笑着。她柔媚地說：「你不知道我是誰。」她坐到她自己的椅子上，通得爾像一個小孩子似地站在那裏，很狼狽的樣子。茉莉繼續說，很平和地：「噢，你寂寞得很。就簡簡單單是這麼回事，是不是？」

通得爾舐了舐他的嘴唇，很急切的說：「就是。你真明白。我知道你會明白我的來意的。」他的話逐漸失了倫次。「我真是寂寞得要病了。我倆可以談談心嗎，僅僅談一會兒？」

她很敏捷地向房門看了一眼，房子上發出一種壓軋的響聲。通得爾緊張起來，他問道：「那是誰呀？」

「不，房頂上的雪太重了。啊，替我從房頂上掃雪的人兒已經去世了！」

通得爾溫存地說：「誰幹掉他的？是我們嗎？」

茉莉點了點頭，眼睛有些發呆。「是啊。」

他坐下了。「對不住，」過了一刻他又說，「我希望我能幫你點忙。我一定可以替你將屋頂上的雪掃下來的。」

「不，不用。」萊勒說。

「爲什麼不？」

「因爲那樣一來，人家就會以爲我加入你們一夥兒了。」

通得爾說：「哦，我知道那是會的。你們都是恨我們的。但是我以照料你，如果你不嫌棄。」這時萊勒知道她已控制住他了。她縮小眼睛成一條縫，帶着一點苛刻的神情說：「你爲什麼還要請求呢？你們都是征服者。你們這些人用不住請求，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好了。」

「我不願意那樣做，」通得爾說。「那樣不是我所要做的。」

萊勒笑了，還是有點毒狠地。「你要我喜歡你，是不是，中尉？」

他單純地說：「是的，」於是他抬起頭來說：「你真美麗，真溫和，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在一個女人的面孔上看見和愛的容顏子。」

「你在我的臉上看見了吧？」她問道。

他緊緊地注視着她。「我願意看到。」

她終於把眼皮垂下來了。「你要和我講愛情，是不是，中尉？」

他痴笨地說：「我要你喜歡我。當然我要你喜歡我。我曾在街上看見過你，我就命令我的兵士不准來騷擾你。你受到過騷擾嗎？」

萊勒靜靜地說：「謝謝你，沒有，我還沒有受到騷擾。」

他的言語有些急促了。「也許我要和你講愛情，一個男人是需要愛情的，沒有愛情他就要死了。」

他的內心就萎縮，他的胸膛感覺和一塊乾柴一樣。我真寂寞呵。」

茉莉離開了她的椅子。她神經質地看了看房門，然後走向火爐，又走回來，他的面龐忽然嚴肅起來，她的眼睛射出一種懲罰的光芒，她說：「你是要和我一道兒睡覺麼，中尉？」

「我沒有說那話！你爲什麼那樣問我？」

茉莉狠狠地說：「也許我還要討厭你呢。我是曾經結婚過的，我的丈夫死了。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處女了，」她的聲調很苦澀。

通得爾說：「我祇要你喜歡我。」

茉莉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文明的人。你也知道變愛如果是有真正感情的，就更爲圓滿而愉快。」

通得爾說：「不要那樣說吧！請你不要那樣說了！」

茉莉向門上瞥了一眼。她說：「我們是被征服的國民了。你們已把我們的食物搶走了。我很飢餓。如果你能給我東西吃，我一定更喜歡你。」

通得爾說：「你說些什麼呵？」

「我討厭你嗎，中尉。也許我會討厭你的。我的要求不過兩根臘腸罷了。」

通得爾說：「你不要這樣說了！」

「中尉，上次大戰之後，你們自己國內的女孩子們是怎樣過的？一個男人用一個雞蛋或一片麵包便可以任意挑選你們的女子。你想什麼都不化費就要我嗎？」她堅持地問道，「我的要價太高了嗎？」

他說：「你和我開玩笑，可是你也還是恨我的，是不是？我想你也許不會恨我吧。」

茉莉大笑起來。她說：「肚皮餓可不是好玩的。兩根臘腸，兩根好吃的肥大的臘腸就是世界上頂寶貴的東西了。」

「不要說這些話了，」他說。「請你別說了。」

「爲什麼不說：這是實話。」

「這不是實話！這不會是實話！」

她把袖看了一會兒，然後坐下來，眼皮垂下來看着自己的腿。她說：「是的，這不是實話。我不恨你。我也寂寞嚟！還有屋頂上雪壓得怪沉重的。」

通得爾抬起身子，靠近她身邊。他用雙手握住她的一隻手，柔媚地說：「請不要恨我。我祇是一個中尉。我並沒有要求到你們這裏來。你也沒有要作我的敵人。我祇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征服的人。」

茉莉的手指在他的手上撫摩了一會兒，也很柔媚地說：「我知道，是的，我知道。」

「我決定關照你，」他說：「我們在這殺人的世界中還是有生活的權利的。」他的手放到她的肩頭上了。但是突然間她神情變得冷峻起來，她的眼睛張得極大，凝視着他。她好像看見一個幻影似地說起話來。

「我試着安慰他，但是他已無法安慰了。他簡直不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當他去世時，連吻我一下都沒有吻……」

通得爾放開了手。「那是你的丈夫吧？」

茉莉說：「是的，我的丈夫。你們把他拉出去，就槍斃了他。」

通得爾向後退了兩步，他的臉色顯得十分慘淡。「再見吧！」他說。「上帝保佑你。我還可以回來麼？」

「我不知道。」

「我一定回來。」

他看了看她，然後輕輕地走出門去，而茉莉還凝視着他。「上帝保佑我！」

她對着牆壁發了一會兒呆。房門悄悄地打開，安妮走了進來。茉莉竟至沒有看見她。

安妮不以爲然地說：「有一個男人走出去了。我看見了他。他樣子很像一個兵。」

而茉莉祇說：「是的，安妮，他是一個兵。」

「他做什麼來的？」

「他來想和我講戀愛。」

安妮說：「愛呀，小姐，你幹些什麼事呵？你沒有加入他們一起吧？」

「沒有，我決不跟他們一道兒，安妮。」

安妮說：「要是市長在這裏，而他們來了，發生什麼事情，可是你的過錯！」

「什麼事我都不讓它發生。他們在哪裏呢？」

「他們在外邊的籬笆後面，」安妮說。

「請他們進來吧。」

等安妮出去了，茉莉站立起來。用手隨便把頭髮梳了一下，極力顯得有精神些。

過道處有一點小聲音。兩個高大魁梧的男子走進來。他們都穿的是短大衣，裏面有一件翻領的緊口的毛線衣。他倆看來好像學生，一個叫威爾、安得爾斯、一個叫湯姆、安得爾斯、兄弟倆是漁夫。

「你好呵，茉莉，你已經聽說了吧？」

「安妮告訴我了。今夜走天氣可不好呀。」

湯姆說：「這總比明月的夜晚好得多，市長的意思怎麼樣，茉莉？」

「我不知道。我聽說你弟弟的事情了。我很難過。」

他倆人都靜默下來，很不安的樣子，湯姆說：「你當然知道是怎樣回事，比誰都清楚。」

安妮再度走進門來，用很粗的低聲說：「他們來了！」說着，奧爾登市長和溫特爾大夫一道走進來，奧爾登到茉莉的前面，吻了吻她的前額。

「你好麼，孩子？」

他轉向安妮。「你站在過道的地方，安妮。有巡邏走近，敲一下門，走過去後再敲一下，要有危險就敲兩下。」

溫特爾大夫走到火爐旁邊，在烘手。

「我們得到消息，說你們兩人今夜就走了」他說：「我們聽說你們要把柯列爾帶走。」

湯姆苦澀笑了。「我們想這樣是不錯的。我們要乘他的船走。」

「你們能把他帶走嗎？他一點都不當心嗎？」

「哦，是的，他自然是當心的。不過通常夜晚十二點鐘他總是走回他的家裏去的。我們躲在他後面。我想我們把他捉到船上去。」

奧爾登說：「我想你們不必如此。那徒徒增加你們的危險。他若喊一聲，巡邏就會趕到的。」

湯姆說：「他喊不出來。把他丟到海裏去，還不好麼？」

茉莉又拿起她織的東西。她說：「你們把他從船上丟下去嗎？」

威爾臉上一紅。「要丟他到海裏去，大嫂。」他又轉向市長說：「你要看看我們，是不是，先生？」

「當然是的，我想和你們說說。溫特爾大夫和我會這樣想到——」

門上急促地響了一下，全屋裏靜默了。茉莉的針也停了下來。市長揮動的手停留在空際。一陣巡邏兵的脚步聲，先是很遠很輕，後來愈走愈近也愈清晰，是皮鞋踏在雪地上沙沙的聲音。他們經過門口，又遠遠地消逝了，門上敲了第三響。屋裏的人纔鬆了口氣。

奧爾登慢慢地說道：「我祇是簡簡單單地說。這是一個小城。正義和非正義是從小的事情着出來。你們的弟弟給他們殺死了，阿列斯莫爾登也給他們殺死了，大家都忿怒了，可是還不了手。」

溫特爾說：「一個當大夫的想到毀滅未免有點滑稽，可是我想所有被侵犯的人民都是要求抵抗的。」

威爾。安得爾斯問道：「先生，這到底是做什麼？你要我們做什麼，痛快點說吧！」

「我們要和他們打仗，可是我們辦不到，」奧爾登說。「他們現在要用飢餓來對付老百姓了，飢餓當然使人軟弱。你們小夥子是去英國。也許沒有人會聽你們的話，但是，告訴他們，說我們這個小城裏的人要武器，給我們武器。」

湯姆說：「你要鎗砲嗎？」

「不，湯姆，我們不能用槍砲。告訴他們，我們要的是簡單的秘密的武器，偷偷地幹的武器，炸藥，爆破鐵軌的小地雷，手榴彈，還有可能的話，毒藥。」他激昂的說：「這不是一門光榮的戰爭。這是一個險詐和暗殺的戰爭，我們也來用二用那些用到我們身上來的法子！請英國轟炸機丟下小小的炸彈給我們用，給我們藏起來，放到鐵軌下面去。這樣我們就慢慢地武裝起來了，秘密的武裝起來了。」

溫特爾插嘴道：「他們永遠不能知道打燬那裏對了，那些兵和巡邏的就永遠不知道我們之中誰是有武裝的。」

湯姆用手摸了摸他的前額。「祇要你們想的對，我們就對他們這樣說，但是，我聽說英國當權的人還有穩健派，他們不給老百姓武器。」

奧爾登注視了他一會兒。「哦！我還沒有想到這一層，不過，我們祇好看吧！如果英美還是這般人當權，那麼這個世界反正是完了。他們若肯聽，就告訴他們這話。我們必須有人幫助，我們祇要得到幫助，」他的面孔立刻變得非常嚴肅，「我們祇要得到幫助，我們就可以幫助我們自己了。」

溫特爾又說：「祇要他們給我炸彈，讓我藏起來，隨時使用，這些敵寇就別想安寧一天！」全

屋裏的人都很激昂。萊莉凶狠地說。「是的，那時候，他們一休息我們就打，他們一睡覺我們就打。」

威爾輕輕的說；「就是這些話了嗎？」

「是的，」奧爾登點點頭。「要緊的就是這話。」

「門打開了，安妮悄悄地進來。她說：「有一個兵從小道上走來了。他好像是先前在這裏的那個，先前有一個兵來看過萊莉的。」

大家都看着萊莉。安妮說：「我叩上門了。」

門外有一陣輕輕的敲打的聲音。奧爾登走到萊莉身邊去。

「這是怎麼回事，萊莉？你有了什麼麻煩了麼？」

「不，」她說。「沒有！從後門出去。你們可以從後門出去。快點，快點出去！」

奧爾登說：「如果你有什麼麻煩事，讓我們救你。」

「我的麻煩，誰也幫不了忙，」她說。「立刻走開。」說着她把大家都推到後門外面去了。

敲門聲繼續響着，可以聽見是一個男性的聲氣。

萊莉走到房子中間的燈旁，她身上感到很重的壓迫。她一眼看見，她的織物旁邊放着一把剪刀。她猛然地把剪刀的那一端拿起來。那尖端從她的手指間滑了下去，終於她握住剪子的一個長柄，拿起來像一把刀子似的。她的眼睛充滿了恐怖。慢慢地，慢慢地，她拿起剪刀的兩柄，放到自己衣襟裏。

繼續不停的敲門聲。她聽見了叫她開門的聲音，她背着燈站立了一會兒，然後突地轉過身子一口

氣把燈吹熄。牠的聲音很緊張而又清脆。牠叫出來：「我來了，中尉，我來了！」

五

是一個酷寒的深夜，慘白的殘月祇能投下柔弱清冷的光輝。從北極的冰點上靜靜地吹來的寒風唱着清麗的歌掠過雪面。地上的雪堆積得很厚很厚，軟的和白沙一樣。

在煤礦的大門口近傍，衛兵警戒着天空，把聽音器的敞口移向上方，因為這正是一個晴朗而適宜於轟炸的夜境。像這樣的夜晚常常有一帶翅膀的鋼錠子「呼喇着從空中砸下，轟然一聲，爆成粉碎。

在這村子的另一端，一條狗對於這奇冷和孤寂吠訴着。牠仰起鼻子來，朝着牠的上天，把這個世界使牠受到的苦難，久久地痛快地陳訴着。六個巡邏兵在街上無精打彩地走來走去，聽見了那個狗的吠叫聲，就有一個兵說：「這傢伙天天夜裏發出倒響的聲音。我想我們應該把牠槍斃了。」

另一個兵說：「爲什麼？讓牠叫去。我倒愛聽牠的聲音。我的家裏以前也有一條狗的，老是叫，牠們捉走別家的狗時，也把我的那條狗捉去。」他笑有介事地說，調子很沉重。

伍長就說：「人還不够吃的東西，讓狗吃去了，也是不成的。」

「噯，我也不是懣怨。我不能像領袖們計劃得那麼好。不過我覺得奇怪，這裏有好些人養狗，而他們所有的食物還沒有我們在國內多呢。他們真挺得住，這些狗和人。」

「他們都是傻瓜，」伍長說。「要不然還不會失敗的這樣快呢。他們不會像我們那樣計劃。」

「我不知道戰事完了之後，政府還許我們養狗不。」那個兵說。「我聽說領袖不喜歡狗。我聽說他一看見狗，身上就發癢，打噴嚏。」

「什麼你都聽說過，」伍長叱斥他說。「聽！」巡邏兵突然停住不走了，大家聽見遠遠處有飛機軋軋的聲音。

「又來了，」伍長說：「有兩個禮拜了吧，有沒有，從上次轟炸過後？」

礦場上的衛兵已經聽見很重的飛機聲了。「飛的很高，」一個班長說。羅夫特上尉把頭側過去傾聽。「我判斷在二萬英尺以上，」他說。「恐怕已經到頭頂上了。」

「架數多不多？」班長一面聽一面問。

「不過兩三架。」

高空中，兩架轟炸機忽然關上了油門，一個尖聲衝了下來，在低處旋轉着。每一架的腹部散下來一種小巧的東西，一個跟着一個，成千成百的。這些小東西離開飛機後旋轉了幾尺，就帶開一個小小的降落傘，然後徐徐地提着一個小袋子飄盪，落到地上來。不久飛機又悠悠然飛去了。

那些小小的降落傘和飛絮一樣飄盪着，輕風吹動，像蒲公英種似地到處散佈下來。它們下來的是如此地輕緩，着陸時又如此之斯文，甚至那十英寸高的炸藥包，竟能筆直地立在雪地上，小降落傘又從容地自己摺下來，輕輕披着炸藥包。這些東西襯着雪景就像一個個黑點似的。它們有不少落在雪地上，也有落在山林裏，有的落在樹上，吊在枝頭垂下來。有些落在城裏的屋頂上，有些落在院子裏。

有一個小降落傘剛剛落在街上巡邏兵的面前，伍長說：「當心！這是一個延時彈。」

「倒不怎麼大，」一個兵說。

「不過，不要走過去。」伍長用他的手電筒照了一下，是一個像手帕大小的小降落傘，淺藍色，下面繫着一個用藍紙包起來的口袋。

「現在誰也不要動它，」伍長說。「哈利，你去到牆上，請上尉來。我們在這裏留神着這個鬼玩藝兒。」

天已大亮了，到處的人們都跑出自己的屋子，看着在雪中一個一個的藍點。他們走過去了一一拾起來。他們打開紙包，讀着上面印的字，他們看出來這是送給他們的禮物，到那間每個人的手指頭好像偷東西似地，立刻將一根長管放到衣服裏去，然後走到一個秘密地方，把管子藏起來。

小孩子聽說每個小包裏除了一個管子外，還藏着一小包巧克力糖，於是他們到處搜尋，像拚命找復活節的雞蛋似地。有一個孩子發見到藍包子，他跑過去拾起，打開後把小管子藏起來，再把這事情告訴他的父母。有的人很害怕，把管子交給了軍隊，但是這種人並不多。而那些兵士也像找復活節的雞蛋似地，到處搜索，可是却不如小孩那樣靈敏。

羅夫特上尉這時正在市長公館的客廳裏。他站在桌子旁邊，一個兵士進來報告他。說飛機投下來很多奇怪的沒有爆炸的小炸彈。

「拿起來看看，」他吩咐道

一個兵走進來，雙手捧着幾個藍紙包的小口袋。

羅夫特說：「放在桌子上。」那個兵士小心翼翼地將口袋都安放在桌上。「好了，上樓去報告上

薩上校，就說我在這裏看着這——這些東西呢。」那兵掉轉身子上樓去了。

羅夫特試着拿起一個口袋來，他的臉上現出一種不快的顏色。薩薩上校很快就走下來了，亨特爾少校跟在他後面。

「你曾經考察過這個嗎，亨特爾？」薩薩問道。

亨特爾拉出一張椅子坐下去，「沒有仔細考察過，」他說。「不過在十分鐘以內，鐵軌有三處炸斷了。」

亨特爾拿起一個管子，把外面包着的那層紙輕輕地撕開，「這是一種商業用的炸藥，」他說。「這上面有一個普通的蓋子和一條信管——我想大約一分鐘就可以炸。」他又將管子放回桌上。「這東西很便宜，很簡單，」他說。

「這是一種倒蛋鬼，這個東西，」薩薩說。「外面紙是藍顏色，好讓人家容易發現。打開口袋後還有這個，」他說着拿起來一個小包，「這是一地巧克力糖。人人都會找尋它的。我甚至要我們自己的兄弟們拾起這些巧克力來吃，小孩子們當然要四下裏去搜索了。」

亨特爾端詳了一會兒管子上的銅帽，然後抬起頭來問：「這種東西落得多麼普遍？是不是全國都有呢？」

薩薩有些不安的樣子。「怪就怪在這裏。我已經和各地通過話了。他們就在這一個地方投下這種東西。」

「這個麼，這就難說了。我想他們是要把這裏當一個試驗地方。我看如果這東西在這裏發生效力

，他們就會在各地投擲下來。」羅夫特說。藍薩接着說：「京城已命我嚴厲消滅這個東西，爲使他們不會向任何別的地方投擲。」

「是呀，官長，」羅夫特插嘴說。「我們非立刻消滅它不可因官方的命令，須在他們使用這東西以前，逮捕並處罰所有拾起它的人們。」

藍薩向他笑了笑。「你放心，羅夫特。我們先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再想補救的法子。」

他從那一堆中又取出一個新的口袋，把包皮撕開。他拾起那一小塊巧克力，嚥了一嚥說：「這真是倒蛋鬼。居然還是好巧克力。我自己都禁不住吃它。這簡直和搶到的獎品一樣。」說着他打開那包皮紙的背面，看見上面印好的一行「贈」字。他高聲唸出來：「沒有被征服的人們！藏起這個東西來，這是一件禮物，是你的朋友送給你，請你們再轉送給侵入你們國土的敵寇的禮物。不要用這東西試做大的事情。」他開始掠過去幾行。「這裏還說，「鄉下的鐵路，」還有，「在夜裏下手。」還有，「截斷運輸」；這裏又說，「注意：鐵路。放一根鐵棍在鐵軌聯結地方的下面，和這管子緊緊繫在一起，用泥土或手捏好雪餅埋上，越繫越好。點好信管後慢慢數六十下即可爆炸。」

他看了亨特爾一眼，亨特爾輕輕地說：「這是有效用的。」

藍薩又看那張紙片，跳過兩行說：「一橋樑：使之鬆裂不要破壞它，」還有，「電線桿。」這裏還提到「陰溝，卡車。」他放下了這紙片，「就是這樣了。」

羅夫特憤怒地說：「我們非動手不可了，一定有法子控制。司令部怎麼講呢？」

藍薩握着他的嘴，一面用手指摸索一個管子說：「我可以在他們指示之前，就告訴你們會講些什

要話。我已接到命令了。「安設引線和炸彈，在巧克力裏放進毒藥。」他停了一會又說：「亨特爾，我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忠實的人，可是有時候聽到了司令部的意見，我簡直願意當一個普通的老百姓。結果怎麼樣呢？一個人檢起這樣一個紙包，立刻就會被我們引線和炸彈崩成粉碎，一個小孩子吃一口巧克力糖，就給這樣毒藥毒死了，然後怎樣呢？」他眼睛看着自己的手，「他們會用木棍去撥，或用繩子套它，然後再動手。他們會先把巧克力給貓吃了後，自己再吃。那些笨拙的圈套不會用上兩次的。」

羅夫特用口水浸了浸自己的喉嚨說：「官長，這是失敗主義的說法。」

藍薩面對着他說：「羅夫特，我想我應該把你推薦到參謀本部去。你還不知道問題是什麼，就要去動手。」

一個士兵從門口過道處望過來。「官長，柯列爾先生要來看你。」

藍薩答道：「告訴他等一等。」他繼續和羅夫特說：「現在是炸藥，上尉，不久也許會有毒藥了。」

羅夫特急切地說：「他們還沒有投毒呢。」

「是還沒有，但是他們會的。我們兵士若知道各處投放了砒霜，你想像看我們的士氣會怎麼樣？你和他們還能安心吃喝嗎？」

亨特爾不耐煩地說：「上校，你在替敵人起草作戰計劃麼？」

「不，我是預料着這事。」

羅夫特說：「官長，我們儘自坐在這裏高談闊論，這時應該搜索這些炸藥了。」

「是的，」藍薩說。「我們當然必須搜索。像詳細計劃一下，羅夫特。也叫着拉克爾計劃一下。我們真應該多有幾位中級軍官的。通得爾死了，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他爲什麼離不開女人呢？」

羅夫特說：「我不喜歡普拉克爾的作風。他有時太慌張，有時候又太險沉。」

「是的，」藍薩說。「但是看着他做。你隨手調查吧。除非有意外的事情，我不願意槍殺人，像明白麼？」

「是，官長，」羅夫特說着走出房子去了。

「還有，亨特爾，」藍薩說，「我想你最好注意你的鐵路的事。不過像也要想到今天晚上就會是他們爆破鐵軌的時候了。」

亨特爾說：「我想京城還有命令吧？」

「是的。」

「那是說……」

「像自然知道是說些什麼的，」藍薩說。「你知道那是不會講別的事的。捉住頭目，槍斃頭目，捉住人質，槍斃人質，多多地槍斃。」他的聲音本來很高，說到這裏又低了下去，幾乎和耳語一樣。「可是仇恨也就加深，一天一天地加深了。」

亨特爾躊躇了一下。「他們指定了名單上的人沒有？」他略略向市長的臥室的方向瞥了一眼。

藍薩搖了搖頭。「還沒有。那些人還祇是拘捕起來罷了。好了，亨特爾，像做你的事吧。我要見柯列爾了。」

柯列爾這次進來時，已與以前不同了。他的左臂吊在一塊繃帶上，他的面龐是尖瘦而枯槁。

「我應該早來看你的，上校，」他說，「但是你的缺乏合作精神，使我躊躇不前。」

藍薩說：「你還等着對你的報告給一個答覆呢，我想起來了。」

「我等待的事情可不祇是這一點。你拒決給我一個有權力的位置。你說我是沒有用的。你不聽我的勸告，讓市長繼續作下去。」

藍薩說：「如果沒有他，我們這裏一定有更多更厲害的騷亂。」

「這話可靠不住，那不過是你的看法罷了，」柯列爾說：「這個人是一個叛黨的領袖。」

柯列爾用他的那隻好手，從右邊的衣袋中取出一本黑皮的日記本，打開來說：「上校，你忘了我有我的線索，我在這裏的時間比你久得多。我不能不告訴你，奧爾登市長和這全城裏的每一樁事有密切的關係。在通得爾中尉被暗殺的那天晚上，他恰恰是在那發生暗殺的房子裏，那個女人逃跑到深山裏以後，她就和她的一個親戚住在一起。我尾隨她到那裏，可是她已經走了。大凡有人逃出國外去，奧爾登總是事前知道，而且幫助他們的。我甚至深深懷疑他與這小降落傘的事情也有關係。」

藍薩急切地說：「可是你不能證明這事呀。」

「是的，」柯列爾說，「我不能證明這事。我準知道第一件事，至於末後那件事，我能辯護。也許現在你可以聽聽我的話了吧。」

藍薩心平氣和地說：「你有什么高見呢？」

「上校，這些意見不單單是我一種意見而已。現在奧爾登非捉將起來不可，把他當做人質，拿他

的性命担保全域的安謐，有一條引火線在一個炸藥棒上點燃起來，就把他的性命結果掉。」

他又在他的衣袋裏摸了一下，摸出一張紙來。「先生，這個就是司令部對我的報告的回示。你看看就知道那上面是給了我相當權力的。」

藍薩看了看那紙，靜靜地說：「你真越過了我不幹的。是不是？」他用老大不高興的眼光抬起頭來看着柯列爾。「我聽說你受傷了。那是怎樣發生的？」

柯列爾說：「你們那位中尉被暗殺的那天夜晚，我在路上中了埋伏。幸好巡邏兵打救了我。本城有幾個人就在那天夜裏搭我的船逃走了。你看，上校，我主張奧爾登市長應捉起來當作人質，還有什麼更充分的理由麼？」

藍薩說：「他在這裏，他並沒有逃跑。你還有什麼高見呢？」

「非拿奧爾登的生命担保沒有騷亂不可。」

「如果他們竟然騷亂，我們也把他槍斃掉，又怎麼樣呢？」

「然後再抓那小大夫。他雖然沒有什麼職位，但他在全城中却是第一個有威權的人。」

「我們再槍斃他，以後又怎麼樣呢？」

「那時我們就有威權了。那時騷亂就完結了。我們一旦殺死領頭的，騷亂當然會完結的？」藍薩猶疑地問道：「你當真相信是這樣嗎？」

「必然如此。」

藍薩慢悠悠地搖頭，然後吩咐一聲：「哪一個在站崗？」房門打開，一個兵走進來。藍薩說：「

把奧爾登市長和溫特爾大夫都拘禁起來。立刻帶溫特爾進來。」

那個站崗的兵唯唯退去。「是，官長。」

藍薩看着欄列爾說道：「你知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做的是什麼事。我真希望你能知道你自己做的是什麼事。」

在市長公館的客廳中，一張長桌子擦得很乾淨，一個兵士站在通入奧爾登市長臥室的門口守衛着，安妮蹲在爐門前，向裏面加進小煤塊。她抬起眼睛看了一看那衛兵，怨恨地說：「喂，你們打算對他做什麼事呀？」那兵沒有答話。

大門開開了，另一個兵走進來，腕下挾着溫特爾大夫。溫特爾大夫說：「喂，安妮，老爺怎麼樣？」

安妮指了指臥房說：「他在那裏呢！」

「不是病了吧？」溫特爾大夫問道。

「沒有，不像是生病。」安妮說：「我看着我能不能告訴他，你在這裏，」她走到那衛兵跟前，命令似地說：「告訴老爺說，溫特爾大夫在這裏呢。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衛兵一句話也沒有回答，連動也沒有動一動，但是在他的身後邊，臥房門打開了，奧爾登市長站在門口，他不顧那衛兵，一手將門推開，走進客廳裏來。衛兵遲疑了一會兒想拉他回來，可是他自己仍走到門口的原位上了。奧爾登說：「謝謝你，安妮，不要走得太遠，可以嗎？我也許用得着你。」

安爾問道：「你要什麼東西麼，大夫？」

溫特爾咬着牙用手指着押他進來的那個兵說：「哦，我想我已被捕了。這個朋友把我帶進來的。」奧爾登說：「這反正是免不了的，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打算怎麼樣？」他兩人相對默然，過了許久，彼此都知道對方在想些什麼。

後來，奧爾登又開口了，好像他一直在談話似的。「你是知道的，我要怎麼做，連自己都抑止不住。」

「我知道，」溫特爾說。「但是他們不知道。」他也繼續着依他自己腦海裏想着的程序說下去。「這些守時間的人們，」他說，「而且時間已經到了。他們以爲他們祇有一個元首，一個頭目，就以爲我們也和他們一樣。他們却不知道，在用得着的時候，我們人人之中領袖是和雨後春筍一般多的生長出來的。」

奧爾登將他的一隻手放在溫特爾的肩上，他說：「謝謝你，我知道，不過聽聽你說，是很好的。弱小民族是不會低頭的，會不會？」他凝視着溫特爾的面孔，搜尋着答覆。

大夫向他保證說：「不會，當然不會。」

「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也把你逮捕起來，」奧爾登說。我恐怕他們也要殺了你呢。」
「我想是的，」溫特爾說。

「你也知道這樣。」奧爾登說了後，沉沒了一會兒，然後繼續道：「大夫，你要知道，我只是這小城裏的一個渺小的人，但是在渺小的人中藏着可以燎原的星火。我害怕，我很害怕，但在同時，我又感到一種欣慰，好像我將要比我現在更偉大一些，更善美一些似的。」

藍薩上校走進客廳裏來，衛兵立刻僵直地挺起胸脯。「奧爾登，」藍薩嚴厲地說：「這些事情非終止不可。」

市長悵然地向他微笑了一下，「先生，那是不能夠終止的。」

藍薩兇狠地說：「我已把你逮捕起來了，用你做一個人質，來担保你的國民循規蹈矩。這就是我所命令的。」

「但是那是無法將它終止的，」奧爾登簡單地說。「你不曉得。我若是成了民衆的障礙物，他們一定會把我去掉的。」

藍薩說：「趕快告訴我你怎樣想法。如果民衆知道他們若再點燃一根火藥，你就得槍斃，那麼，他們會怎樣？」

市長悵然地看着溫特爾大夫。藍薩催促着他。「他們會怎樣？」

「我不知道，」市長說。「我想他們仍舊是要點火藥的。」

「你若叫他們不點呢？」

溫特爾插嘴道：「上校，今天早晨我看見一個小孩在塑一個雪人，有三個成年的兵士注視着，看他是否在塑你們的元首。結果他當真塑得和他逼真，後來他們才把它毀掉。」

藍薩不顧大夫的話。「你若叫他們不點呢？」他再追問了一遍。

奧爾登像半睡眠似地，他的眼皮垂下來，他試着用他的思想。他說：我不是一個很勇敢的人，先生。我想他們不管怎樣是會點的。」他沉着地說：「我希望他們如此，我若叫他們不點，他們一定很

難過。」

「反正你認爲他們要點起來的，是不是？」藍薩逼着他回答。

市長驕傲地說：「是的。他們要點的。你看，先生，生死之間我已沒有選擇。但是我怎樣做，還是可以選擇的。如果我告訴他們不要抗戰，他們一定難過，然而他們依然要抗戰下去的。如果我告訴他們抗戰下去，他們一定高興，而我自己這個不十分勇敢的人，却可以使他們更勇敢了。」他歉然地笑了笑。「你看，這是很容易辦的，反正在我本身結果是一樣的。」

藍薩說：「如果你說的是『是』，我們可以告訴他們說，你說了『不』。我們能告訴他們，說你曾經告饒求命。」

這時溫特爾勃怒地說：「他們會知道的。你們守不住秘密。有一天你們的一個人走出去，講了一句『蒼蠅征服了蒼蠅紙』，現在全國都知道他這句話了。他們已把它編成了一首歌。蒼蠅征服了蒼蠅紙。你們守不住秘密，上校。」

奧爾登和平地說：「先生，你看吧，什麼事都制止不住它。你們終歸要被毀滅，被趕出去的，」他的聲調非常溫和。「先生，民衆不喜歡被人征服，因此他們也就不會被征服，自由的人們不會發動一個戰爭，但戰爭既然起來了，就是失敗他們還能打下去。盲從的人們，追隨着一個頭目的人，是不能這樣的，所以盲從的人儘管是常打勝仗，最好打贏了的却還是自由的人！你會發現這話不錯的，先生。」

藍薩筆挺地立在那裏：「我的命令是清清楚楚的。以十一點鐘爲限，如果有暴動。就把人質槍斃。」

溫特爾向藍薩上校說：「你知道命令實行出來也沒有用處，你還實行嗎？」

藍薩的面孔硬板的和石頭一樣，「不管他們怎樣，我一定實行我的命令，不過，先生，我仍然以爲你若發出一張報告，就可以救活許多條性命。」

從遠遠處傳來一陣爆炸巨聲。轟轟的回聲震盪在山野間。煤礦上的汽笛放出一陣尖細的聲，奧爾登緊張地佇立了一會兒，然後面容顯着微笑，第二個爆炸聲又轟然響了起來，回聲在山谷中盪來盪去。奧爾登看了看他的錶，然後他把錶和金鍊一道放在溫特爾大夫的手裏。

「那些蒼蠅怎麼樣了？」他問道。

「蒼蠅把蒼蠅紙征服了，」溫特爾說。

(完)

月
落

六
六

月 落

著者 斯坦因貝克

譯者 劉尊棋

發行人 孫伏園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上海 中正路一七二號

重慶 美專校街九七號

北平 西長安街二三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重慶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北平再版

487

428-10



\$ 450